

美國的「文心雕龍」翻譯與研究

黃 維 樑

19-21.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英美學者在中國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上，貢獻良多，已有公論。劉勰的「文心雕龍」是中國文學批評的重要部份，但英美學者專攻此書的，卻甚少。在英國，似乎沒有什麼「龍學」學者，也因此沒有什麼龍學論著；這是筆者翻查工具書，以及向來自英倫的漢學家請教之後，得到的印象。美國近三、四十年來，執世界漢學的牛耳，但是「龍」的傳人並不多見。據筆者查探所得，美國的龍學專家，其成果刊布於世者，大概只有三位。他們是Vincent Yu-chung Shih(施友忠)、Donald Arthur Gibbs, Paul Youg-shing Shao。這三位「龍」的傳人中，有兩位是「龍的傳人」；換言之，三位龍學家中，屬美裔的只有一位。

「文心雕龍」是偉大的書，也是難讀、難譯的書。施友忠的「文心雕龍」英文全譯本，書名譯作*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*，在一九五九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印行，出版後，學術界有不少好評，且都表示佩服施氏這位先驅者的勇氣和魄力。施譯除了是全譯本外，還加了詳細的註釋，以及數十頁的導言。十一年後，施氏推出此書的修訂版，且附以中文原文，由臺灣中華書局印行。至一九八三年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印行此書的再修訂版，仍為中英對照。

施友忠早歲肄業於燕京大學。他在美國西雅圖市的華盛頓大學東亞系任教授多年，現已退休。他對「文心雕龍」推崇備至，在其英譯本的長篇導言中，力言劉勰徵聖宗經，是一古典主義者，強調不同文學要素保持均衡的重要。施氏又指出，劉勰的分析力極強，在討論比興和麗辭時，尤見其功力。施氏闡釋劉勰的理論，特別注意到「附會」等篇所包涵的「有機統一體」(organic unity)概念。我們知道，美國在五、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新批評家(The New Critics)，非常重視文學作品的藝術

性，把好的作品視為結構嚴謹的有機統一體。施氏身在美國，極可能受到這種理倫的影響，因此對「文心雕龍」中附會結構之說，興趣特別濃厚。

「文心雕龍」的風骨說，向來聚訟紛紜，未有共識。施氏認為只要瞭解此書的有機統一體概念，則風骨之惑可解。施氏說：「劉勰往往在筆下把風骨當作一個詞語，以表示情志(ideas)和語言(language)的有機統一體。他說：『捶字堅而難移，結響凝而不滯，此風骨之力也。』又說：『若風骨乏采，則驚集翰林；采乏風骨，則雉竄文囿。』」

劉勰此處所期待的，是既有「藻耀」又能「高翔」的作品，這就是風骨了，也就是他所形容的「文筆之鳴鳳」了。」(見八三年版導言頁45)

不過，在翻譯風骨一詞時，施氏並沒有把它意譯為organic unity一類的字眼，而是直譯為The wind and the bone。「文心雕龍」是本文采斑斕的書，形象性甚強。英語讀者讀施氏的譯本時，遇到風骨這類比喻性名詞，在欣賞其詩化語言之際，能否曉悟其意，我想是有疑問的。譯事甚難，譯「文心雕龍」這類的書，難上加難。對筆者來說，施譯是譯也是釋；我想國人讀施譯，也會獲益不淺。

「文心雕龍」英譯初版面世後十一年，也就是一九七〇年，吉伯斯(Donald Arthur Gibbs)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「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」(*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-hsin tiao-lung*)。學位是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頒授的，但吉伯斯以「文心雕龍」為研究對象，有沒有受到施友忠的影響，論文並沒有前言後語以作交代，我們也不便猜測。論文之末倒是附了吉伯斯的簡歷，我們從而得知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，年輕時曾入伍，廿五歲時畢業於奧勒岡大學，主修政治學。

他先後在臺灣和日本教過書，得博士學位時三十九歲，當時在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已做了五年助理教授。我們不知道吉伯斯是在何時開始學中文的，無論如何，他選「文心雕龍」作為博士論文的題材，就像施友忠英譯此書一樣，表現了非凡的勇氣。

吉氏開宗明義指出「文心雕龍」的重要地位，以及研究此書的困難。他跟著說明將借助亞伯瑞穆斯(M.H. Abrams)的「鏡與燈」(*The Mirror and the Lamp*)書中理論，來闡釋劉勰的觀點。案亞氏之書，探討的主要是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，一九五三年出版後，影響頗大，是美國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的名著之一。

在「鏡與燈」中，亞氏認為歷來的文學理論，雖然形形色色，千殊百異，不過，就其出發點而分，不外四種：

- 一、模擬論：探討作品涉及的宇宙社會；
- 二、實用論：探討作品對讀者的影響；
- 三、表現論：探討作者如何在作品中表現自我；
- 四、客體論：探討作品本身，把它視為獨立自足的藝術客體。

「文心雕龍」體大慮周，面面兼顧，用亞氏四論去看，自然都有所發現。中國學者一般把「文心雕龍」分為本體論、文體論、創作論、批評論四部份，如今用亞氏四論而觀，不啻提供了新的角度。亞氏四論影響深遠，在中國詩學上成一家之言的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(James J.Y. Liu)，其「中國文學理論」(*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*)一書¹，其架構即參照亞氏四論後損益而成。

吉伯斯探究「文心雕龍」的理論，最見其用心的，也許是他對風骨的解析。他從文字學入手，加上「詩經」「風」詩的詮釋，以及「文心雕龍」本身對風的種種說法，指出「風骨」的「風」，是「打動人心的力量」(suasive force)(見頁103)。他說在英語中，很難找到一個字和它有相同的意義；不過，重視文藝實用價值的托爾斯泰，有一段話，其含義和劉勰所說的「風」，庶幾近之。托氏說：

藝術是一種人類活動，在其中，某人憑藉某些外在符號，刻意地把他的感受傳給其他人，使其他人受到感染，且如親歷其境。某孩童遇見狼，他受驚了。在講述他的遭遇時，如果他能夠使聽眾感同身受，這孩童就創造了藝術。或者，如果這孩童虛構了這樣的一個遭遇，說出來後，其聽眾彷彿親歷了這想像出來的情緒，這也

是藝術。……一件真正的藝術品，在接受者的心目中，泯滅了他和藝術家之間的分隔。(見頁104、105)

吉氏說，風是看不見的，正如作品感動人心的力量也是看不見的一樣。他接下去將風和骨合起來解釋：

如果說「風」在作品中吹過，則「骨」是一個架構，讓「風」得以吹過。「風」和「骨架」(bone structure)立刻使人想起另一個比喻，就是鳥。事實上，劉勰在「風骨」篇後來的討論中，往往涉及風、骨、鳥這三個意象。當「風」與「鳥的完美解剖結構」無瑕地合起來，結果就是一飛沖天。(見頁106)

吉伯斯從實用論的觀點看「風」，從客體論的觀點看「骨」。他舉托爾斯泰的意見來釋「風」，下面他用郎介納斯(Longinus)的理論來剖「骨」：

在各種元素中，對論說最關宏旨的是結構，它有如身體四肢的安排。單獨、分開來說，毫無價值；合起來，整體才完美。偉大的言辭也如此……。(見頁110)

吉伯斯如何用亞氏四論來剖析「文心雕龍」，這裡不能詳細介紹。他的結論是清楚有力的這句話：「用亞伯瑞穆斯的理論和術語來看『文心雕龍』，則劉勰無疑是廣博嚴肅、重要無比的大批評家」。(見頁114)

吉氏論文完成後十一年，另一篇博士論文面世，作者是Paul Youg-shing Shao，題目是「劉勰：理論家、批評家、修辭學家」(*Liu Hsieh as Literary Theorist Critic, and Rhetorician*)。邵(譯音，下同)氏為劉若愚的學生，學位得自史丹福大學。從論文的内容看來，邵氏不但對「文心雕龍」用力至勤，對西方現代的文學理論也有廣泛的涉獵。他這篇論文分為六部份：

導言

第一章：一個有機性比喻——形式與內容

第二章：創作行為——一元論和有機論

第三章：風格——方法與目的

第四章：作文——理論與實踐

附 錄：形式和內容的可分性和可辨性

在導言裡，邵氏這樣撮述其論文要旨：在第一章中，焦點是討論文學作品的有機性，認為形式與內容不可分開。在第二章中，討論的是劉勰的「二重顯示」(two-fold manifestation)理論，也就是創作行為理論；並論及有機體的另一特色，也就是「氣」(life- ce)的問題。邵氏嘗試用現代心理學和批評學說，解釋創作

行爲，力求撥去「道」「氣」「志」等詞周遭的迷霧。在第三章中，邵氏試以劉勰創作行爲的理論爲背景，系統地闡釋「體」「勢」「風」「骨」等和風格有關的術語。在第四章中，邵氏探討劉勰的作文準則，分析時，多照赫爾殊(E.D. Hirsch)的可讀性(readability)概念，藉此以窺見這些準則的心理學基礎。

由上面的介紹看來，吉氏和邵氏兩篇博士論文，都有比較詩學(comparative poetics)的色彩，都專注於「文心雕龍」的理論部份(而不及對各個別文體和作家作品的實際批評)，都對歷來議論紛紛的體、氣、風、骨等術語傾力解析，解析時又以「有機說」(organicism)爲據(施友忠也特別注意此一概念)。不過，邵氏對「文心雕龍」的研究，範圍比吉氏廣。邵氏有專章論「文心雕龍」的修辭，很有見地。正如「中國修辭學史」一書²作者鄭子瑜所說，劉勰是魏晉南北朝的「最傑出的修辭學家」³。「文心雕龍」專論修辭的篇章有不少，它的修辭理論，龍學家是不能忽略的。

邵氏的指導教授劉若愚，雖然沒有專書或專文論「文心雕龍」，不過他的「中國文學理論」一書，多處援引劉勰的學說，且有專節討論其「綜合主義」，因爲劉

勰實在是體大慮周的批評家。事實上，劉若愚在其書中，就曾譽「文心雕龍」「是以中文討論文學的著作中最博大精深的」⁴。

「文心雕龍」在中國的地位如此，在世界的地位也應該是崇高的。美國的龍學，三、四十年來成果不算豐收，但這些「龍」的傳人，以其中西兼通的學養，完成英譯工作，又用比較觀照的方法，闡釋「文心雕龍」的精言奧義，爲龍學作出了具體的貢獻；他們對西方認識劉勰此書，並把它提高到世界性的地位，也盡了力量。

註 釋

1. 此書在一九七五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，有數個中譯本，包括杜國清譯的「中國文學理論」(臺北，聯經，一九八一)。
2. 鄭著題爲「中國修辭學史稿」，一九八四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；修訂後書名刪去「稿」字，一九九〇年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印行。
3. 見鄭著臺版，頁126。
4. 見註1杜譯本，頁37。

漢學研究 徵 稿

1. 漢學研究爲一國際性學術期刊，每年6月及12月出版，凡有關中國文史哲之論文及書評，未曾發表者，均歡迎惠稿。
 2. 撰文請依嚴格學術論文體例。中文來稿請附500—700字英文摘要；英文稿件請附中文摘要。均請註明作者姓名與論文題目譯名。
 3. 來稿經審查通過後，始予刊載，並致送稿費及抽印本50份，稿費臺灣地區每千字新臺幣750元，每篇論文最高二萬元爲限，其他地區按匯率折合美金。
 4. 來稿請寄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「漢學研究中心」收。
電話(02)314—7321，傳真(02)311—0155
-